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詩二十七首

寄龔稼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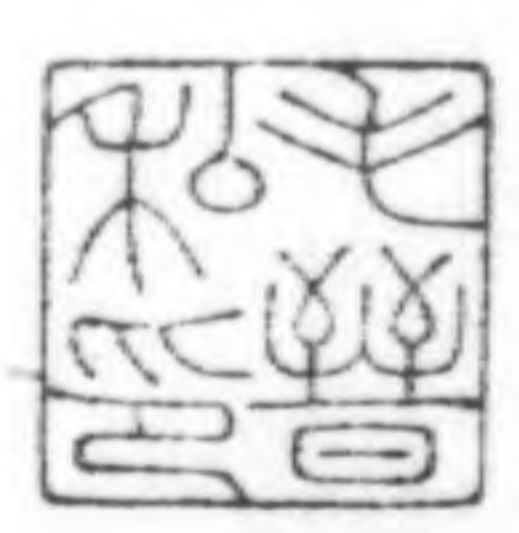
海角龔支使平生無所苟而今五十六豈肯變所守  
豈獨龔支使古來無柰何達人自知命世俗徒悲歌

謝永城令陳德任舉

縣令有餘義以碣表孤墳昔嘗致酒脯兩手披荆榛  
今乃重加惠使與群塚辨數十年後名亦附公傳

寄稼之

掘地須臾便得泉主人勁直使之然此水埋藏千萬



年豈無勃勃氣衝天主人意氣蟄亦久不知誰是掘  
泉手最好鹽場作選人面目心腸無所苟

贈卽朝散

仕宦何須論權貴司賓且喜屬卽倅篇章淮上至今  
傳德性清溫善訓對神仙船過北神來應思詩老任  
員外沙河路上且吟詩猶有黃花伴吟醉

乞留草贈路倅二首

膝上已無三尺桐門前更少兩株柳唯有庭蕪似野  
風告留伴東臯叟

又

君看我家門外草欲把煙姿慰吟老誰知人靜雨餘  
時還似村深日斜好

荅倪令挑戰之句

南城病客方閉門西郭檄書俄入手霜濤洗開醉合  
眼清風吹起困低首詩陣須知少敢當吟魔已遁無  
何有可笑將軍不用機示以強兵殆非誘

荅俞簿

詩者為樂章所以貴聲調我雖好之篤子乃得之妙  
子妙既相逢如何慰病翁有時聞數闋盡日想清風  
送思權隨趙守往揚州

一自移船便恐行城中  
兩夜夢河汀  
武林夫子在舡  
宿往往將身夢入城  
夫子戀德雖未休  
不過送公到揚州  
我遣吟竟無遠近  
直過瀟湘江渡頭

謝存中送四花并酒

有人自折四般花  
手中四色成  
雪霞瑤瓶貯酒白如  
沙呼童急送野人家  
一般花是水林檎  
白處偷紅紅不勻  
笑臉易殘留恨色  
淺粧難就帶啼痕  
無夫少婦善居寡  
以禮自防容不治  
君看盈盈閃色桃  
酒紅睡起未全消  
意待傾城又傾國  
花中偷得兩般色  
深色桃花將柰何  
猩猩血染春衫羅  
欲成鸞鳳吹簫急  
借

塗鉛粉施朱多  
却是梨花白  
為勝四色花  
中容最正  
若與梅花相並時  
花葉花柯較  
麤硬為花傾  
出瑤瓶酒香泉  
急溜蚍蜉走  
兩手各擎花  
一枝深閃桃花將  
與誰主人醉起  
欲騎馬自挿烏紗帶  
取歸

寄蔣大漕

大使莫憂淮上老  
無山可望梅花少  
梅花可種山柰  
何日中枕上山  
更多不開兩眼行  
一步懸崖絕磴青  
嵯峨豈無閑僧坐  
林下亦有樵子持  
斧柯起來恍惚  
從萬里便買玄猿  
栽薜蘿人間流水  
寓之意天外白雲  
來者歌

寄汝弼

行人過江來遺我數紙書書云困行役家事仍紛如  
真州嫁孤妹蘇州取病弟方且謀醫藥相期未可異

古風一篇贈梅使君并序

連水縣尹梅大夫景純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義  
淮上老人親聞而親見之故為之吟哦讀其詩誦  
其事何必古之人乎哉今之人亦古之人也

古有賢令尹為貧民出租今亦有賢令代民償所逋  
何必償所逋不忍傷肌膚君以古人心能為古人義  
我是吟哦翁亦有古人意幾夜月明中為君吟古風

寄江子和

客有江子和時時慰衰老寄我江黃書其意不草草  
恐我有疾病欲我得壽考古人正如是但恐今人少

送呂明府

古人呂明府而愛南郭吟不嫌我衰朽知子有良心  
良心何愛吟笑翁為我平生懷抱空一心常在浮雲  
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古人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  
予嘗察之久得之辭與氣何以為不忘比諸大羹味

再送呂明府

昨泛江都舫曾作寒冷篇今浮清洛水仍是清風裏  
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  
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俱笑  
吟為我迴頭望南郭

有客所養厚一首贈送吳安中歸省其兄

有客所養厚氣貌已可知而况五日聞議論未停時  
亶亶來逼人我覺老且疲何人慰衰朽須臾合復離  
所為吳中喜鴻鵠翩翩飛最好西湖上一床同寢衣  
鴻鵠喻兄弟也

和吳奉議

一物勿令侵吾神一事勿使搖吾真養諸內者氣飲  
息散所滯者體欲伸為報平居既安叟幸為平世難  
老臣亦有閑僧悟言否呼來伴子道遙身

贈程秀才

我是南郭翁門前兩株柳君是誰家雋肯來顧哀朽  
兄弟六人應姓荀一人錯認李膺門不談俗物唯談  
文更說長淮謠主人

所祝送甯秀才四言

所祝君者豈敢如息在養在正在進在德在好聞過

在親亮直精講明辨所以滅也早夜思索不可忘也  
以正而通以正而窮以義而始以義而終勉之戒之  
其所養者勿使害之

送張子厚滕縣行

戰國甚於狼虎鬪孟子力將仁義興豈無父老傳聞  
事為我訪之鄒薛滕

送錢思權

子處我為兄我以子如弟何待去呼喚自可來相視  
不敢苦留君留君住數日待問六年事但恐煩紙筆  
昨日從早起等君到昏黑

贈張教授與弟別

君看兩鴻亡所依江南塞北何所歸一鴻留在淮之  
媚一鴻獨犯霜露飛哀復哀兮將奈何願期弟子廢  
蓼莪先翁經却憂患多為君半夜成悲歌

戲谷二首

我喉已吞霜我口復吞月吞霜吞月太儼豪五臟心  
胸愬清徹東家亦有人中清一從年少名豪英文章  
餘事能用兵地矛犬八折羽旌排成大陣將橫行太  
華屹立洪河傾螭騰豹躍呀虎鳴斗膽可落突眼睛  
衝車突騎出不意鋒不可當聲動地前軍已勝後兵

繼喝罷凱歌毡幔睡將軍但築受降城老大不煩修  
武備

君看月上霜君看霜下月不知月蓋霜不知霜蓋月  
但覺我一身上下中央四旁摠澄徹霜是何物如此  
清月是何物如此明白頭老翁坐中庭半夜可數毛  
髮莖群陰積聚純粹精蝦蟇吸盡瑤池津銀河兩道  
來歲冰玉龍走入蟠千尋倩君兩耳為我聽其間恐  
有波浪声初出海時蛟螭鳴却入海時潮頭生小鯨  
走入尾問內犬鯨大鯨寒不睡莫教射倒金銀宮鰲  
背神人難設備

贈徐彥

昔者見君面記得秋風時遺我壽陽書故人情可知  
一從西城居復來南郭住時時還憶君不知在何處

寄朱少府

過巴陵後北風猛洞庭水白湘波冷江頭風猛霜霰  
多竹節老硬竹梢緊此時誰為湘江行其人有道直  
而清宜其所至無冤情蛟龍不復侵屈平

代人上陝西漕生辰

嘗聞五百歲一有賢人生議者實在公仍與 聖運  
并全資五嶽粹高挹太元清與帝為元老與國為名



卿中外試已煩玉振而金聲漕柄雖云劇其道安足  
行宜哉廊廟器蹇蹇王之庭春色滿長安春山圍長  
坳春芳森綺繡春風鏘瑤瓊秦封幾千里富庶而安  
榮人與春意和跋竦長安城何以獻公壽莊氏之椿  
齡何以獻公福洪範之康寧黃河為富貴大華為功  
名此詩何為者聊用歌群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八

古詩九首

贈慎伯筠

掘盡崑崙山美璞纔一雙何人橫大陣未戰敵已降  
秋風吹老檜明月沉空江禮天者大事其器不可尨

送秦漕 并序

部刺史秦公罷淮南奉使河北其行有日即學官  
而告之曰我且去矣子何以教我學官曰美哉使  
乎其有意於古人而及此之問也蓋西漢時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之賢使人召之不疑既



以身見又不待其問遂進其所言是未可言而言之也公則不然蓋未嘗召士也廼至於就而問之矣是其可以言者也夫可以言而弗言君子非之其可以弗言乎於是敬而言之遂言而為詩也維古之人厥修有道使臣之美於詩可攷其馬維良曰騏曰駒六轡貢如如沃如濡而况其身潔不可汗身不可汙其可辱乎載驅載馳載馳驅雖則馳驅咨詢咨諏以來厥修聚其所聞使於四方如圭如璋燁燁煌煌為國之光其美無疆後人不忘維時不忘而有斯人斯人維何維古人是思古人是思是為

如璋如圭如圭如璋維德之輝如醞如藉維德之儀維德在躬維日不足是問是辨善也彌篤美哉是乎誠自中出誠德而顯成已成物維誠則然亦在所勉勉而弗已終之不倦所往所居老生腐儒窮商賤賈野人山夫彼所知者出於精專情慊利害窮根到源其可遺乎可使之言

寄太康知縣周宣德

冬之季月月及上弦太康書來慰此皤然并其成法別為一書敏而有術使我嗟吁考其大指官之楷模官守其約事總其要何弊不除何隱弗照如陞高臺

俯視四旁不持度量是物可量挈裘之領提網之綱  
維簡維能維能維精維精維思維思維誠既誠既明  
既信既行日有餘力民亦間暇不肯頑惡孰為欺詐  
不出一符不遺一力或將爾車或負爾穡四境之內  
如雲空集一歲之事先期以辨私無所擾公無所患  
至於盜賊無處伏藏情既暴露脫身奔亡吏案可空  
刑書可閣俾爾室家既安且樂豈唯太康世蒙其業  
凡百有司皆來取法勿毀其成在彼後人勿有所嫉  
勿搖勿傾如川斯流勿窒其行美哉太康不負厥官  
到官之日坐席未安所成者大所及者遠何以加之

加於所勉又何加焉不倦於終遺之無窮智者之功

送張漕正

并序

傳曰必也正名乎即正言是也視其官攷其名不  
問可知為正諫之臣也居其官顧其名不待勸賞  
與夫督責之令弗正則弗言必其正而後言者也  
此吾太宗所以建官之本意也今上即位之十年  
總攬萬幾赫赫明明一新天下之耳目可因者循  
可革者去革而當民斯隨之循而當民斯宜之此  
其所以憂勤側席求下情而防壅塞必有待於耳  
目之官也於是開闢言路搜擇賢雋內臣即拜外

臣特招而左右正言其選彌重此欲治之主所以命官不負太宗之本意也而淮南轉運副使張公寔充其選除書既下於是論議者各以所見而名之曰公之所性篤實曰所性坦夷曰真而不苟夫坦夷者不詭不激其者直之所自出以直居官主之以篤實而不詭不激其有涉乎弗正者乎其有負於明主之所用心者乎其有負於生民之望者乎張公優為之矣於是述焉而為詩也

以正名官居官以正豈唯朝廷生民之幸名官以正居官以直豈惟生民宗廟社稷積者為慶流者為澤

遠者無疆久者無極此奚有他一言之力維時我后智勇兼有揭日當天操杓運斗隨手如意不勞而治明明赫赫有因有革所因者宜所革者當維當維宜生民之望維正維言民之望之維言維正何以尚之越有諍臣義不顧身白刃可蹈赤心可傾既曰真矣弗變弗移既曰直矣弗阿弗隨何事可沮何利可回不可則止其可則為往司厥官往成厥功迴天論事有祖之風

送趙漕備并序

淮南趙公大夫罷轉運副使召為戶部郎中除

既下去且有日公移席在泮燕於公堂自始入門  
至於即席皆以客禮自將勞問慰誨手自書之如  
諸葛武侯之待杜微也蓋公之禮義待人有終其  
用心篤厚皆如此類酒既數行論及世務遂及乎  
大河賑饑之類二者天下之大事方今之急務也  
大河利害形勢曲折在公掌中蓋其身至目覽心  
所自得洞無所蔽人或泥於九河故迹公則不然  
以謂九河故迹不必求也求所以為九河之意庶  
乎得禹之法也其指在乎順水之性因地之勢省  
後簡費應變者也同使林公直而不苟愛公論儀

數以相告也乃今日親受之於公矣既講大河遂  
及賑饑且問曰已成書否蓋其所用心者凡皆為  
民故也夫賑饑方略公所自有至於逆為之備莫  
如義倉義倉者天下之命也其法始於揚隋而弊  
於李唐以其移為他用也每畝出二升是亦履畝  
而稅之也常稅之外又生一稅取於民者已甚矣  
則於立法本意亦未為得其卒又移為他用矣蓋  
古今之法未嘗無弊變而通之可也故以此意述  
而為詩因公之行答公之問唯公所以復教也  
人之古貌心未必醇心醇貌古或非通人我視趙公

其貌甚古心德俱醇通達明悟我曹山野豈足盡知  
但據所見以類可推大河之說何其通達精簡平允  
明辨昭哲蓋其心得身至自閑坐而可言起而可設  
又云九河勿守故迹但求禹意然後為得此說尤奇  
漢儒不及我自黑頭盡心河渠逢人輒問三十年餘  
得公此說庶幾成書既講大河遂及賑饑如此方畧  
所繫甚大鄉官胥徒寔為巨害使領雖賢吏不可乏  
必得官吏斯為善法可為利澤可制姦猾如其備預  
莫若義倉勿取軍民勿法隋唐哀多益寡斯謀乃臧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可自王公下至選人每月之俸

百取一分凡千錢者其出錢十斛取一升縑取一疋  
各從本所貯其本色主者不勞但視其籍不移一符  
不煩一力月知所增歲知所積出者不勞如無所出  
其所損者毫毛涓滴一倉之內諸所畜聚盡是官俸  
凡皆為民不得移用即移用者法不可縱不以去官  
不以赦原設法如此其誰敢干古人所貴講辨之學  
應而弗精詢謀度惟是陋生不足待問問而不應  
應而不精君子不為非人之精惟是弗精面目覷然  
在乎復教庶無復愆

送趙守

并序

元祐五年高密趙公自徐州通判移守山陽客有告者曰我識趙公是其特立獨行以節義名於布衣者也民且受賜矣公既視事拊循慰勞其設而行之者皆其胸中舊蘊而出乎其義惟恐一物之失所也故無所擾故無妨民故自市井閭巷至於野人之類無失其職其聽訟決獄用心之詳既明且慎故無非辜古之所謂溫良慈惠之師正如是也是以民安之惟恐太守之去也明年之夏未及滿歲罷山陽守奉使圻內州人父老與其子弟各以其黨相告至於吁吁而歎息也於是作詩者因

民之欲述民之意以其民之所欲言而不可得也齊有高密有所有沐旁有泰山莒魯郊闢粵有人焉氣清神聳立節以高處義而重維節維義肇自布衣根不淵源所養可知以義為文洪暢精微以義持守隱如堅城以義作為動如精兵面有正色口無諛聲赤心可割肝膽可傾以義接物不矜不驕以義臨民寔在汝曹寔康寔濟寔愷寔悌民寔宜之寔受其惠方今天下雖曰治安正在所恤民有飢寒公所徃居豈肯草草戒吏侵漁欲民溫飽言者為準行者為表維恕維平除煩去擾狼摧其牙虎縮其爪父子室家

足以相保作此詩者豈徒然乎庶使其民傳告懼乎

### 謝玉師

河沙亦可數海水亦有畔師恩及吾母其多卒無算  
遠者窮無邊深者入黃泉黃泉兒莫到慈母忽有告  
冥冥長夜中如行白日道兒一別母容可想不可逢  
憑師無量恩恍惚如相通師恩若何為真誠與高義  
幽明雖有殊母子各有慰欲報將奈何肉鑄骨可磨  
泣盡感恩淚慷慨成悲歌

### 送雲鶴山人

星非甘公卦非焦贛善言五部枝幹迭用所據甚精

所發必中輔之以教其益彌衆以剛止邪以柔止訟  
躁者使靜義者使動仁使之修虐戒之縱險者使平  
浮者使重如此庶乎殆可折衷行矣勉之斯言可誦

### 送李守孝博 四言并序

山陽太守李公以治行高第即拜廣東提點刑獄  
其去有日作四言詩送諸御者凡四境之內設而  
行之者既述其畧矣至於好謀而問亦附於篇

外官之重其惟使乎使者之重兵政刑誅持挈綱領  
設施楷模以實去僞以清革汗善本湏養惡根必鉏  
非嚴不肅非寬不舒非威不行非信不孚諸如此類



一不可無而况百粵嶺陽海隅其俗曠悍戒吏侵漁  
緩之則懷擾之則吁又况其徼谿洞蠻居慮要先定  
戒須早圖使臣之重不其然歟命使維何曰山陽守  
維山陽守其質忠厚既明而恕惟所自有以嚴以威  
以左以右維恕維平維詳維精所濟維敏所孚維誠  
刑無必用事皆原情或虛其獄或空其庭稱者盈巷  
傳者盈城四境之內盡為懽聲其體則莊面無孚氣  
其自則瞭心無所蔽不激不詭不遷不泥亦不自務  
亦不自恃好謀好詢使臣所貴維詢維謀何以酬之  
維時武備為國修之我聞番禺熙寧之前弓手之外

槍手三千總計一路何啻萬數因而循之不煩招募  
可增其籍可當土兵不費斗粟不用尺縵其便如此  
何憚弗與付之善吏以成其能訓之練之按閱有程  
可如漢制選擇驍銳號為奔命無所不備豈唯廣東  
自廣而西聞命即赴勢張力齊如聲如響如鷲如飛  
如決大水從山赴谿蓋神速者用兵之奇仍堅其城  
仍濬其池雖有交趾正如狐狸伏藏窟穴其何能為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十五首

贈武夷旅人 并序

客有處於山陽者以其母在遠方日夜所思所謀者及乎是時歸省其母也其母老矣日夜之心所念所禱者及乎是復見其子來歸也其閭巷之人望見而識之必將奔走以告其母也其母方驚方愕俄然果然其耳復聞其子之聲也其目復見其子之面也於是母復有子矣子復有其母矣雖鄰里同巷之人猶且為之懽笑至於持酒脯而相賀

也而况於其家内外所親者乎此君子之所以喜之也君建人也與余為同姓其字得之初見余於南郭辭曰欲公之言凡八九年矣余未及有言君以是為懟其視予如故而情貌有加焉是其用心不迫不隘蓋與世俗異矣故於其行因其所可喜為詩二章贈而送之并以告諸游士將行者思止已行者思歸已歸者宜乎速歸如旅人之有以慰其母心也

武夷旅人而有氣節不肯瑣瑣亦不屑屑持此守身歸慰其親既慰其親亦告鄉人

### 贈龐公

司馬德操來就龐公杖履直入名姓不通坐其堂上指揮呼索催令作黍云我有客龐公妻子堂下羅列拜且聽命奔走陳設此時龐公適自外歸忽見司馬其喜可知一堂之上相從笑語其傍觀者莫分客主我讀其書愛其古風真厚如此精誠交通量如溟海義薄雲空至於妻子亦為歎者苟非其人往往見罵蓋有是夫而有是婦能佐夫義善敬夫友可警薄俗可示厥後

### 送裴守 并序

維時西南述裴公之蘊也夫以裴公之賢其所欲  
發而設施者豈一詩之所能道邪

維時西南巴蜀一道強楚侵疆故蜀東徼水激以猛  
山迫而峭人性堅悍地形險要孰往而使孰撫而教  
惟帝難之乃眷東顧曰山陽守智足知務能正而和  
能察而恕嚴所以立寬所以輔性不狎侮躬有法度  
是表是儀可俾可付其往欽哉所居必裕公拜稽首  
馳傳以起入境褰帷登山叱馭設施有本先後有序  
可者立行不可立去公曰來汝吏受約束天子聖人  
汝勿苛酷民心無他罪生不足窮閭荒村頽垣破屋

豈可羅網更入牢獄公曰兵官當去其懦賊侮則犯  
賊畏則挫勉之在勤戒之在惰兵要素練慎勿安坐  
公曰縣尉縣無城郭姦者鼠伺狂者獸攫一邑性命  
兮手是持選擇補之訓練使之即有能者有以勞之  
即不能者戒之告之在昔漢氏蠻多變者失信失恩  
擾之故也今則不然有以處汝德以服汝威以御汝  
恩以結汝信以固汝汝無自恃皇帝神武凡公敕戒  
吏皆奉行何法不恕何刑不平何兵不練何技不精  
一網盡舉百為大成盜賊衰息蠻夷信服四封之內  
截然整肅小人有依良民受福天子嘉之馳傳以召

慈母喜之載色載笑神亦祚之永錫難老

送范宣德

客有斯人而有美質可養而充其在不息養之以正充之以義何適不可何為弗至

送李推官 并序

山陽幕府李從事閑中以學舍敝陋身任其事厥有成功而為可繼之法焉教官徐積述為詩章因其代去贈而送之并以自警至於二三子職事下迨諸生亦從而得其所戒焉也即如所警復如所戒所以慰從事之勞以稱厥功也

物有所興因人而就其人維何所性忠厚能謀而果能明而究身任其責力成厥構既成之法可繼於後入門而東自南而北如汙斯隆如枉斯直如塞斯通如隘斯闢如翼斯張如衡斯舉如部斯赫如闕斯觀室有明窓墻有堅堵地無游蟻穴無伏鼠既完既成既安既處師乎師乎豈可苟然心為道本身為義先心之所無道不可傳身之所無口不可宣唯正唯直求己以全以義以命如耕平田處心積慮貫通神明無忝鄉校勿負朝廷成人子弟慰人父兄二三職事其亦警戒欲善諸外先治諸內存誠防邪集義養氣

作偽心勞作德心逸如此兩句守而勿失謹佐爾師  
各修其職庶乎諸生其則不遠已修加修已善加善  
不率者從不類者變子弟如此父兄所願可慰鄉人  
可成學風可酬其勞可稱厥功

送喬司法

喬掾循循有如寒士面無浮氣能訓諸理可養可充  
曰正曰直其維思誠其在不息

送賈鎮卿

蕭縣大夫氣質端勁其中所養不邪而正正以輔才  
恕以輔明面無諛色口無諛聲若斯人者宜於王庭

而况一縣為惠為澤恕所以惠威所以立猛寬得中  
韋抗是也誅姦珍寇有賀齊者東漢龐參作守漢陽  
政所以茂寔繫任棠以君之正以君常德力追古人  
是宜是適

可養一章贈別范子舟

可養可充曰性曰氣以君美質斯已可貴養而充之  
何所弗至

送山陽宰

大夫三年平恕如一靜而不煩民安厥室大夫去矣  
何以述之我述民言民實德之

贈呂公侍講

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  
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維賢有德神相其祉  
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送汪宮教

堯親其親教官得人所性忠厚貌純氣直學為耕稼  
經為本根實之為行賁之為文辭令出口法度在身  
大學小學其誰弗循循之維何維義是適不驕不肆  
邪無僻大者敬義如漢元王小者樂善如漢王蒼  
敬義何有不臧保躬無悔受福無疆無疆之福

維順維忠維忠維順維師之功

代諸生送蔣守二首

明明楚侯為國之光王明是選王命是將皇皇者華  
六轡如濡轡且如濡其德可孚其孚維何潔不可汙  
皇皇者華六轡沃若轡且沃若其德可度其度維何  
清不可濁潔也不汙清也不濁德則不渝澤則不涸  
民則宜之民則樂之神亦作之

長淮之南楚為最劇守者為誰以才以德守既視事  
未逾厥月吏則胥畏民則胥悅物來必應事至立決  
守之動靜皆有法度不苟不簡不暴不怒處煩以敏

輔嚴以恕庭無滯訟獄無冤囚民無愁歎俗有歌謳  
古之三府謠言奏事今豈不然兼採公議付之使節  
是以用之付之遠俗是以重之其俗既平其刑既清  
章德表功來朝兩宮兩宮聖明柱上記名

送山陽太守李公

維淮東南孰為州最曰李大夫寔勞于外公雖老矣  
方壯方剛處劇而靜不煩以詳大率郡縣事如草芒  
而况楚州車輪中央侯繇其衝客出四旁北迎大車  
南亂巨航公移私訊駢檄交章大夫酬應談笑以將  
大夫甚健日力有餘事至立決罪無囚拘教以好語

完其體膚據案而坐處之湏臾吏休兩廊庭中空虛  
所以楚人愛公之敏揮刀截繩彎弓射準敏所以輔  
其本則明窮姦破偽窺心見情譬如工師譬如良匠  
手無所設目無所妄物隨以就法隨以施大尋小尺  
方矩圓規嗟民雖愚所以有幾曰敏曰明曰公有體  
曰不生事曰不掙理不阿不隨不激不詭民以是悅  
衆以是和何以送之其可弗歌在昔奏事寔采謠言  
凡我鄉黨宜歌斯篇

送江倅

昔之別駕則有王祥其民歌之海隅稱焉今亦有人



能紹厥後民之悅之稱不容口庶民所見乃其皮膚  
見察情偽見敏簿書見法平恕見徹虛空事見無留  
才見有餘已不敢肆人安厥居其所見者止於君子  
良士大夫謂其所性得之剛毅所以能斷所以無蔽  
所以敢為所以勇義決遣簿書是其餘事漢之朱博  
趙張龔尹撫恤大衆何獨古人王祥雖賢失在寶刀  
正而平者心則不搖人或贈之則弗受之借曰受之  
何佩有之弗佩曰正曰平維平宜於朝廷用之一方  
一方之綱在我者正是謂為政

送蔡守 并序

維淮送蔡公也蔡公罷山陽守奉使廣東故取公  
之行事章章在人耳目者述而為詩也

維淮之南楚之為劇州

孰明以周蔡公既來

爰究爰乂明維照茲威維沮偽維明維威無敢恣睢  
侯曰可矣其治孔易迺興學校示之本原儒居儒處  
禮容義言迺脩釋奠教民之恭有嚴其色有孚其顛  
迺行鄉飲躬為主人拜辱拜豆盥洗獻賓其儀孔肅  
其禮孔均迺召父老父老俱來幅巾短褐浩其盛哉  
父老升矣侯則興矣父老坐矣侯則安矣父老未醉  
笑歌其聲父老既醉髮白顏頰父老去矣侯則舉矣

餽之物矣告之語矣其語維何維善是示善者使修  
惡者使止告爾宗族告爾鄰里維時父老奉之以行  
維時庶民亦克用承悖傲者沮善良者興狼不敢關  
強不敢凌不義之訟莫涉吾庭行之基年幾移其風  
吏事用簡獄牢數空道上之物必歸其主行路之人  
無或敢取逋攘隱姦明其購賞傾其巢穴破其支黨  
侯曰未也江淮之患不備不虞迺召尉邏迺呼卒徒  
迺張爾兮迺操爾兮迺坐迺作迺馳迺驅勇者迺奮  
怯者迺舒我備既強我戎既整小剽之攘破膽縮頸  
侯之方略可以捍邊捍邊如何威名毅然何兵不精

何城不堅虜不敢犯敵不敢前侯有所祈曾不旋目  
雪霧雨零輿濡衣濕維其有德將之以誠神由以格  
物由以亨侯之為人不患不怒維怒維威維民維宜  
侯為使者不患不威維威維怒維感維豫侯之察獄  
不患不明維恕維明維平維精維時嶺表維時海隅  
聞侯之風既安且需寬者使伸戚者使愉吏長則進  
物殘則除挾其已垢刮其已汙維有其才無施不可  
用之本朝維良維佐用之一方一方之綱嗟今之人  
莫如侯者侯之所為可示天下維其可示是以可敬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

古詩三十四首

謝李自明并序

弗德其德施於其所不報者也其人謂誰謂自明也邵武李自明愛其人以及乎親乃一日持酒具即其所像伏謁頓首酌而饋奠之其容色有孚其恭中禮退而視其貌温温裕如也其不肖子既拜之矣顧不可無述焉於是言而為詩蓋恩之所施有大小輕重顧其所用心者何如耳論其人量其勢度其能報與弗能者是世俗也德其德者也夫

德其德者雖大而小雖重而輕君子則不然因吾之性行吾之禮設吾之義也世俗之論吾所弗論也世俗之所量吾弗量也則所謂報者固君子之弗道也是何也是其所養者克所積者久故其中裕然其為之不勞其見於外者不可得而掩者也如此則鳥獸可感草木可動而况於人乎故見者悅之聞者至於歎息而况其人之身親獲而受之者乎此所謂弗德其德也夫弗德其德者雖小而大雖微而著然自明之於予何以知其弗德其德也夫以六十之年病其兩耳賤且死矣固不足以

報人之德也知其不能報然且施之真所謂弗德其德者也

養以其久真以其積維積維久是以為德德而德之或表而失德而弗德然後能造孰為斯報德其德者伐幹以斧弗德其德培以根土德乎斯乎其孰禦乎

贈胡大夫 四言

兵有三難一曰難知二曰難處三曰難言眇忽精微儒哉胡公講辨必精以兵為難是為知兵是為力學是為老成惜乎老矣未見設施其誰知公膏中之奇

弗施於兵施於有政所在所居斯民之幸

送呂清叔

寒水如烟霜似雪半夜踈窓透明月此時有客正不  
眠淮上吟聲無斷絕

昨夜月初圓今宵月初缺月圓月缺本無情惟有文

通恨難說

慘慘黃昏天欲雪蕭蕭淮浦人聲絕風擊寒雲鴈正  
鳴客眠孤棹燈滅

贈王觀文并序

蓋古之君子以好賢愛士尊德樂義而為之始亦

所以為之終故大有其方大有其德大有其位大  
有其功大有其名五者皆大而持之以謙道已行  
於天下澤已加於萬物法可傳於後世可謂美矣  
盛矣蓋缺然自視猶以為不足也故於能賢有道  
致恭盡禮將之以誠而加之愛心勢若不敢與之  
鉤敵惟恐不得有所聞不得有所見也是以善其  
始而光其終何獨古之人耶一有好之者是亦古  
人也好之能之行之盡之古人之盛德也居今之  
世而為古人之事者王公其人乎某也不肖竊伏  
淮濱越在草莽非有左右之介一日之素也食頃

之間使者相望叩其所舍卽不肖而問焉如待故人舊物也適以野處無良紙筆以報公命因畧為詩歌見於私藁繕寫未及卽不意其傳也既不汗公几席公既受而弗却且置之齒牙間謂之為可也公之德量既恕如此二藁之畧率然之罪顧無辭以謝是以復為西征篇焉大江之心波濤浩然旌幢蔽空鼓吹合作歌酒半酣借壯夫勇士歌之雖不足以娛王公之聽而動王公之容至於麾下驍俊必將慷慨氣作奮思忠烈如班超傳介子之比也其辭曰

一自西征登將壇探其窟穴除其殘鄰羗餘喘雖偷安匈奴右臂殊不完聞公姓字摧膽肝穹廬部落匿可汗何當飲馬朔海乾雄文高勒燕然山古來從事多壯夫凱歌得意更豪靡共公談笑觀投壺醉筆揮成露布書歸來却佐神聖王愛賢樂道不敢忘德功甚盛謙尊光始終一節郭汾陽

答張文剛

張子問著書使我長嗟吁有意在黃絹無能任白駒筋力如老驥願領生霜鬚二子少且壯努力相雕枯

答劉子靜

風蘭不復採風樹何由靜一日復一日大龍自馳騁  
無限好花開何異秋風景洒淚報君詩正是鶴孤警

谷穎叔

大使莫憂淮上叟萬事付之詩與酒若問我家何所  
營為比陶潛少三柳

和張文潛晚春 六首

春在亦飲酒春去亦飲酒若問此間時便是無何有

又

昨日枝頭紅鮮鮮染人指今朝尋不見已在汙泥底

又

麥穎未黃乾桑實半紅濕恰得一犁雨田事正火急

又

人事無如何多於道傍草但問酒有無莫管老不老

又

人生少娛樂閑日亦有數藥草正肥時好望雲山去

又

風暖鷺窠牢雲晴鳥翅健物生自有樂亦各適其願

示諸生

子莫為文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本源要在養諸  
中不然恐汝為時輩

謝張尉

魚菹乃以玉版名可將苦酒試光明張華陸機勿下  
筋盤中恐作霹靂聲

送秦漕

以身送客情幾何以心送客情最多任意所之無遠  
近不論山險與風波

贈鄭毅夫

磨天羽翮森森齊胸中壯氣蟠虹霓區區世俗誰相  
知青雲岐路看如泥

送陳長官赴衡陽

楚天搖落霜風早山色依依江渺渺洞庭水寒帆影  
孤鴈聲正在衡陽道君不見屈原憔悴賈生天遺恨  
至今猶未了日晚江頭船住時行人莫望江邊草

南山有奇木贈慎彥鄰

并序

慎彥鄰與予為故人又與予共學予愛其才卓然  
有可為之資因其行作南山有奇木以贈之其欲  
其克之也

人皆患窮餓子獨無寒飢子乃何為者汲汲售於時  
漢之公孫弘唐之張柬之子豈不知此與世相驅馳  
南山有奇木葦：松檜姿此木在深山年代不可知



煙雲終日蔭雨露早夜滋一幹可為棟一枝可為榱  
耽：廊廟中小大皆可施子豈不知此汲：將何為  
子其自努力發憤而忘疲孔孟非異域行者皆可幾  
退之雖絕足大步亦可追嗟子之兄弟與我如四支  
余言子其聽無使我歔歎

荅何楚才

有客能操耒而捨其良田有客善攻玉而探珠於淵  
二者之是非子以謂何如子乃捨所急若是其渠  
然余有二說可為不可為所為不可者子家無寒飢  
所謂可為者奉養之所資余此二說者子當慎擇之

余嘗竒子貌亦嘗怜子文不能為子謀嗟哉空云云

還崔秀才唱和詩

元白有餘勢孟韓無困辭子美骨格老太白文采竒  
當時大道久破碎人人文字萎蕭而支離天生數子  
將卓卓鳴鴉正成群一鶚磨天飛嗟君不與數子共  
使君逸氣填塞無所施我來雖無知黃金白玉看如  
泥自從詩卷一入手掣然直上青雲梯十宵不睡亦  
不困厭賓日：關柴扉秋風獵：吹橫河蒼天萬里  
生銀波起來半夜吸一口睡寃酒病都消磨

贈慎叔良 三首

昔日黑頭交今為白髮叟約是三十年情好於此久  
且待花開時同把一盞酒君看我門前兼有兩株柳

又

昨日故人來慰此白領叟兩叟忽相見面色如飲酒  
將此酒色面抵却春風寒飲酒豈易比懽好良所難  
我已五十八君已五十七人生勿草：兩公須努力

又

相逢便吐背中奇直道而交與世違硯席已逾三載  
共鸞凰須約一時飛嗟予從事於今僻似子知音自  
古稀好去上書言得失買臣猶取虎符歸

贈盧魯山二首

充囊勿用錢古律長短篇子勉如不已斯文終可傳

又

一詩將兩年不出非空然為子有佳行重為進德篇  
孔孟有常處四通八達路其道甚坦夷行之莫能禦  
夜思而晝行求至慎勿遽存誠防他岐積微從寸步  
積之能不己其率可馳驚仁義固其常忠信乃先具  
正直常與游前却慎勿顧所謂氣馬者尤宜審其御  
孟子言最詳揚雄亦深悟勉之復勉之子無忽吾語  
凡我今之人皆欲達其所而况鄉閭中待君為處女

寄秦少游太虛

子用心於我知者蔡彥規彥規今死矣誰能述所為  
若說子用心古人如此稀顧我不能報臨老形於詩

贈錢思權四首

好笑兩學官果然作不了子去恐無船我眠幸有草  
君看野田中閉花亦不少昨日有人來贈我吟詩藁

又

有客叩茅廬時來見鰥老今朝二十七春風有多少  
共子樂有餘如何醉不倒坐中忽索馬歸慰親懷抱

又

有客懷剛義無物能干抱堂有白頭親惟憂甘旨少  
其家十五口衙計亦草草也須謀饘粥不可使飢倒

又

同室與鄉鄰勢與他人異義當同子去豈敢徇於利  
但恐登舟時無以慰親意活與王甕醅豈煩酒官義

贈袁評事

今年七十歲歲增康寧人間有壽鶴天上有壽星  
更若欲齊椿但看南華經

大河上蔣寶文

大河者大事我輩安足明野人好狂言夫子知本情

念此有官守不可從公行心方愧古人渤海之王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

